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目錄

湖廣二

知府

李元陽　　程廷策

程金　　葉逢春

同知

羅性　　劉叔歨

周子恭

通判

俞允　　陳鋼

丁旦

推官

郭准

知州

樊繼	王勲
彭晉	楊茂清

知縣

陳芹	朱訥
姚翼	陳克讓

縣丞

周舟

教授

廖謹	陳觀

教諭

李德　俞綸

訓導

凌震　黄傑

西吳郎文照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

湖廣二

知府

漢陽府知府蘇恭讓傳

蘇恭讓薊州玉田縣人時以聰明正直舉洪武十三年任漢陽知府恭讓爲人豈弟處事愼密其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笞人雖至百而民不怨漢陽爲府密邇布政使司凡徭役科徵之事視武昌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奉承取容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

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有不便慨然
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卒多
以民丁應數規免巳責庭蘭獨爲民辨明以故民得
不擾十餘年間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
令則稱趙庭蘭云

荆州知府張公嵓墓表

王倎

湖廣荆州府知府上虞張公以疾卒於家成化戊子七月二十三日也公初舉永樂辛卯鄉試明年會試授宜城敎諭時學校敎弛士習趨下公嚴立法程懇懇焉爲陳說朝廷命官立敎之意推明聖賢之道以誨迪之滿考楊文敏公薦於朝陞當塗知縣當塗在畿內號劇縣賦繁役重公爲之裁省求其廢弛而更張之暇日從二一卒徇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惰姁姁然如家人之子而災爲之卹利爲之興尤甚於胥家事事利病民未便雖厭於郡於憲臣必求其

是下苟爲阿徇而爲之上者亦雅知公無齟齬焉時靖遠伯王公統師征麓川所過吏民多竄匿太平守方爲是慮謀之公公請任焉即日詣諸縣集徒衆具芻糧迎犒江上指麾調度俄頃而畢諸將校駭愕相顧嘆曰我久知張知縣有爲今果然憲臣按郡者嘗檄公攝廣德州事公出其緒餘治之踰月而州治流民占復者以千數　上聞之賜勑褒美又推恩封其親以及其室家是時太平寧國徽州三郡民交章懇闕下爭欲得公爲守　上皆拒不從竟擢公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都御史步素湖公賢凡京衛訓練士卒

城門戍守悉命公督察奏疏劾冒禁者既得旨悉繩以法不少貸有婦人王旻奴者誣殺其夫繫獄十八年前御史讞之不能具獄而亦不爲辯公廉得其情請於朝釋之公爲御史未二載陞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通當塗務尤繁以公才治之事不勞而理民不待令而自化又二載以外艱去服除改泉州郡符即其家授之泉郡大而民囂公稍濟以猛州有大道民咸於怪廢不由公單騎造焉民悟是日道復闢泉人士作詩頌之後市河通舟楫毀尼僧廬舍百餘區即其祀毀建社學里豪王大觀輩數十人糾結爲州里患

侵漁公獻有司莫敢何問民訟之布政使石公以其事屬公公召之即日至諭使自新盡輸其所侵賦自是稍知斂戢會石公行部復屬公致之其人見石公悔曰吾豈爲石布政來耶公知其終必爲患以石公教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璫子稠竟仇公與其黨滑走京師誣公以他事公適入朝聞之即自詣獄上命廷臣按其事至泉泉人頌太守賢者溢達道而其事果誣奏 上即日釋公又移知荊州而最稱黨於北徼公治荊無異於泉而政尤嚴明盡自鎮江至是滿九載因疏乞歸而荊民方懇請留公 上重

違民意增秩三品遷公於荆而公念母老沉鬱不樂久之感風痺疾因復疏乞歸　上固不許而公竟援部例棄官歸矣歸見母拜且泣曰兒自今復得爲母之子也於是篤孝養不衰又四年而疾作以至不起公自爲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操履三十年如一日以爲居官之法教化爲本而刑所以弼教也故所至以修學校爲首務其治刑訊決如流詭誕之徒望其容儀輒沮塞不敢吐聲氣卒無嚴刑峻法而遺愛常周於民當塗之民至於今思之遇公鄉人必詠公善政至亹亹不已且問公安否何如有繼以泣者觀

北河以知公之爲政矣公諱昂字廷瞻其先世灌州人宋南渡後始居上虞自太常丞泰來十傳而至奉化丞與賢與賢生原道原道生九功舉明經歷宜春教諭與修永樂大典生子孝先公考也母俞氏

鄖陽府知府俞公藎墓碑　　王鏊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黃蒋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藎字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貞定等府中貴人傅恭家豪斂民田前御史牟俸葦爾端莫敢辨公毅然劃其田還於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數人治之時恭方幸於　上衆莫不為公危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其下恣横境中吏莫何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安知府許聰以剛愎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

權貴必欲置聽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至則檢閒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儲穀以賑饑大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擢知茶陵又知陸安州時流民嘯聚於鄖志之則變綏之則爲後憂請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公者乃濟又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並施學校城池祠壇廨宇方秩然修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卒成化甲辰七月也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綱家屠於盜莫跡其所由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愬於公公厥明捕盜六人下

獄人以爲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人以爲得晦翁
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
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

武昌太守王公得孚墓表

湛若水

甘泉子曰語云太柔則滅太剛則折豈其然乎蓋自孔子嘆未見剛者棖也慾焉得剛剛則明明則斷剛豈易得耶若寧國涇川中憲大夫武昌太守王君得孚者古所謂剛者非耶公以丙戌進士爲戶曹受檄平物價則中人不敢犯決鳳陽河南之爭田千萬畝而軍民不敢以混世發十三年之盜銀於倉地以稱神明非剛毅而明斷者能之乎守武昌解督責催租之令剖獄流行民敬風振士民敬服立三等九則之法以均田役而公私稱便凶年給粥以多活餓殍發

妖僧之殺人以有其妻而托爲僧折妖僧繼賍之檻
行撫按二司而奏毀其坊牌詰勑焚其妖書卒擒而
斬之革守備太監之以進貢漁民奏罷蘗府之營造
以恤水旱相仍之患擒妖術道士李孜省於南京戮
於京師年甫四十有九不遐時則飄然拂衣致仕而
歸不少爲不義屈不可詘非剛者也然而公直行其
志不少顧藉敢於任怨而怨多歸之蓋自負其高才
人莫已若平生惟敬信白沙陳先生諸名公而世之
人不皆白沙諸名公者皆不得公之敬故在家在邦
多所不合而怨尤生焉此公之高才所以不大用而

或蒙以不避之名也及其曾孫廷幹始以奇童能文年十七取進士第官大行人而公之才德遂因以顯於邦家邦家之人遂服公之終善而食報於後昆也公卒嘉靖九年十月十八日距生宣德庚申十月三日享年九十有一生男六鏜鑑鈺鉉鏸銳孫男十五人曾孫十人蕃衍矣而廷幹以大行人顯進進而未艾斯其德之徵歟

湖廣永州府知府劉公璧墓志銘

弘治甲子十一月湖廣永州知府前按察司副使劉公以疾終公諱璧字良玉別號守愚吉之壽光人曾祖希閔祖吉父拳皆有行弗仕公溫厚穎爽中景泰丙子山東鄉試成化壬辰授元城令下車問民疾苦與其便者審戶爲九則凡徭賦重輕視以爲差約期完稅無一人敢後措置耕牛種子以賑小民流移復業者千餘戶偶大雨衛河水溢厥沒雉堞老弱幹止未寧公備加諭勞賑于遂不爲災有訟者兩造既具因化誘之皆引服用是遐邇稱之比上考父老持水

監以送曰某等且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公謝遣之戊戌召入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甚持風紀嘗監收內庫公稅關節不行未幾奉旨巡按大同宣府地方閱實邊務宿弊洗剔殆盡時出師征虜寇勅公紀功號為風力庚子簡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遭母喪甲辰起復改湖廣按察兵備靖沅等處至則首行伍時操練明賞罰一方賴之嘗以鄉人被誣事逮公左遷鶴慶軍民府同知適署府篆復商稅之舊私入盡革存賦戶無他徵行人過道呼曰公惠我公惠我楚雄有鹽井二而課窮平訟者累年公受委往勘吟竭

其井取新鹵煑之量鹽定課訟始息其政行他境如此弘治巳酉以疾乞休不允明年陞知永州府操爲登勵百廢槩興永丈廟雅樂久亡公曰樂不備奚禮之云乃具器教習之祀事以成紙鹽稅令一引入米升於府庾以充屬賦永有潞國嗣人不儉公抑之咸伏事竟白一旦浩然嘆曰吾其止乎遂致仕歸樂田園間不問時事惟日訓諸子力學惡惡弗惓性至孝父母相繼喪歲時享奠必用文公禮鄉人化之嘗獨坐一室靜觀物理超然若有所得如是者十餘年忽遘疾不起年六十有九

岳州府知府張公舉傳

張舉欒城人世以農爲業至舉始讀書即刻志績學師事學官講求唐虞三代之學迥絕流類既聞京師多名公碩儒乃裹糧負書徒步至都下從京口楊舍人一清問道德性命之說侍立終日未嘗倦倚諸儒咸異之客居甚窶日提一油罌詣館宿乘閒請問辨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此篤信者也成化丁未擢進士授戶部主事初監京城明智坊諸草場及巡象馬牛等房即剔刔姦蠹悉論如法賄賂不得行時倉場多儲芻稭腐收半歸私橐多供張設樂以娛

部官往往掣肘結舌舉獨不受曰攜菜果裁度儀涓
雖所乘馬鞚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
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閱出其不意諸課
始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敎下執不
從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對曰張舉司禮
曰是弔馬張乎汝愼避之後督天津運軍採秋青草
舉身督率復廉知運官姦貪贓濫冒廩及督運總兵
故縱不問諸事上疏論列請寘於法不報然上下皆
稱其鯁直會岳州知府缺東山劉大夏力求爲守舉
到郡考能激汙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郡前湖水多

魚故事守以下得有之至是未嘗舉網歲辦鮮貢裁取足用有餘悉付漁戶爲課家貧親且老俸悉以供養妻子未嘗衣紈綺食重肉天資梗直不能依違詭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屢詆辱之親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人哉即遺書欲求去會御史復出行部有所意望按主簿一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能庇其屬哉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其餘俸錢數兩及衣衾而已後東山過欒城覩謁祠下涕泗交下盡慟其志不獲大用云

衡州府知府王公鵬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鵬字萬里祥符人也曾祖彦禮仕元爲萬戶祖子敬有隱德父鎰以公貴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濟南府同知公蚤失怙賴母張氏宜人教之弱冠補邑庠生克自奮勵讀書成辛卯領鄉薦卒業太學弘治己酉授山東青州府同知都御史王公翱巡撫山東知公廉能俾催府屬歲負花布數十萬疋時布價翔踴公遣人買之德州諸郡負省銀若干而獨先五府以完王公深加奬勞公復言府屬城壕外多餘地悉豪右私占乞委官勘報給民耕種秋成官民均分是

以濟民食而備荒賑王公嘉之通行六府得地數十萬畝歲積穀數萬石再獎勞之復借廵按御史文公瑞薦公守巳愛民政蹟超著得旌異焉癸丑以母憂去任士民父老擁泣攀留如失怙恃丙辰服闋補濟南府同知益勵操守巡撫都御史王公儼檄公預買戰馬事竣稱其居官廉慎幹濟得宜獎勞繼至徐公源謂公端謹有為俾署德州倉監兑公至廉知舊用木斛率大入小出虧折累民其害甚鉅乃取工部所發鐵斛比造木斛出入惟均奸弊一洗代日餘米變銀八百兩貯於官徐公嘉歎庚申廵按御史劉公紳

言公操履端謹處事精明詰戎御史張公遇言公持
身無玷治理公勤連得旌異癸亥以課最擢湖廣衡
州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以洗冤澤物為已任郡獄
淹囚六百餘人皆數年不白公卽為申理犯大辟者
復數十人公察其多枉力言於恤刑廷評傳公習得
平反者十人獄幾於空弘治乙丑孝廟升遐公進香
至京師不說公者諜攺公他郡公卽上章乞休下吏
部勘久之不報公再章乞益懇乃得俞允致仕公既
歸閉門掃軌不與人接正德甲戌公孫紹宗為儀賓
顛風毆死郡君遞公於獄削職辛巳　今上御大寶

詔復公官致仕嘉靖戊子以疾終壽八十餘所著有
洗冤叙述録
知衡州日重修學校名賢祠堂科目坊牌獄監重務
及大小公署橋梁完舊益新甫及二載府治煥然衡
陽縣學立石記之廣西土官岑璿謀叛征勦土軍過
衡協濟軍餉時府藏空虚鵬將本府各項無碍銀查
計給餉禁約土軍不得入城作浮橋以濟軍旅巡撫
都御史韓公重見之遂加奬勞

荆州府知府姚公隆傳　　府志

姚隆字原學國初籍留守後衛家金陵舉弘治壬戌進士初令浙之新昌時歲旱民多流莩設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寃獄有懐百金謝者力拒之不受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轉郎中出守荆州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附高阜大樹日夜嗸嗸隆命人駕小舟千艘以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莩者塞途又命人搭蓆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趂食者而於近境為粥以啖之活者亦數千人又明年修築黃潭等處決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皆不取於民時取佛

中官過郡從者殺人捕而抵罪中官恐以奇禍隆弗爲變政績大著歌謡載道忽罷歸民皆扶老攜幼攀轅號泣至不可前爲祠肖像以祀之立碑曰去思歸家不入城府不道時事有田二頃僅供朝夕處之裕如也

漢陽太守尚衡傳

夫賢者於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不細矣然往往莫之盡烈夫嶢嶢志士不屈多積斥死予於是葢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尚書爲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邊人誦焉乾清宮災乃上封事以爲天子不能愼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　敬皇帝下詔求

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其後　天子作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建塔延壽無是理也　陛下初卽位誅戮妖僧罷法王去佛子此盛德也臣愚以爲事旣惡於昔必不好於今必有左右之人希恩信怪妄傳神異誑惑　聖聽故至此也漢明梁武帝貽笑後世陛下法堯舜邁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爲　陛下不取也夫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寧使臣無此身不可使　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　天子覽奏改容爲罷其役戶部尚書似鍾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

鍾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中出閱大
同諸路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　上命保國公朱暉
都御史史琳率衆數千人擊之師久無功於是劾奏
焉　皇上新即位又上封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蓋
往時已忤當路乃又若此遂遷浙江左參議浙俗健
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饑賑貸活數千人
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
幘或勸其勿高幘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
參政復改山西分巡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藩邸其
下多憑藉以擾取民下車禁止盜王常聚衆西山乃

討擒殺常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在省城財賦事倍又遊民蕩子侮法敗風固將有以爲也會流賊入寇河東薄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備澤潞諸寮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門者盜衝也又移檄指揮賈彪設伏盤䭾坂下賊由是懼走入冀南君跨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澤潞君受臺檄即往追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寘於理君亦自太原奏書訟冤然竟左遷漢陽至漢陽旬日疽發背卒

武昌府知府王公鑾墓志　　黃佐

鶴庵王公墓在某原葬以某年月日其子範輅甫營兆域豫來請銘嗚呼孤忠大節高年遐福如公者豈非鮮哉當　毅皇帝豫大已極藩支閹焰爲奕熏灼人皆挾妻婦媚以事權貴人乃權貴人猶弗慊則賂遺之於是權貴人始說更相薦達驟至大位有忤之者轉轗奇禍於時蒼梧吳公廷舉忤閹幾寘於死胡襄毅公世寧忤藩人又幾寘於死最章章者也比予守太史時則聞鶴庵公忤閹且忤藩疏終養歸凡百權貴人無善之者覓罹苛徼以老於是惻惻爲公畏

太息矣公諱鑾字廷和其先蜀金堂人自雪溪公者令大庾遂家焉至元有道源院山長舜舉入明溫州倅汝彰傳克銘傳愈傳瓊傳仲貴則公考也以公貴封虞衡司主事公少穎敏醇謹年十二通經書選入郡學文譽日起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出宰邵武首置先師祭田勸農養老省徭節費抑豪民白誣獄循良聲籍籍聞閩中擢工部都水司主事管揷沽頭閘人史宣以織龍衣至辱官虐民豐沛間大罹荼毒公抗疏請糾治之候命計日每言駕帖至將受拳械家人皇皇公獨怡然已而命下果逮繫宣

行重賄欲寘公死大杖公不死竟得直還任直遂府
去繼理南旺假官樊麟倚閹豎廖鵬黨爲部書馳驛
往返川廣閩浙人皆不敢詰公獨廉知其僞按得贓
贓數萬解京僇麟於市由是羣小皆側目晉都水郎
中歲計有贏盡歸之大司空趙公璜嘆曰何都水羨
餘之多也內府物料舉不逞憑藉江彬錢寧及閹人
劉養執筆横索雖堂准至司公一切止之查算果得
冒支狀於是各省獲免官銀數十萬兩有張朝者托
請黃府爲乾沒計堂已准收公駁送逮朝寘於法刑
官相詬曰此詰奸射鵬手也逾年出知武昌舊有虎

患至則引咎告神虎遂滅迹民服其精誠以土瘠用廣乃節省解戶盤費遂出爲令清出侵欺冒支官糧萬七千石治指揮劉良等罪軍政積弊爲之一清鎭守關人李崇儒進貢魚鮓科歛無厭公連疏劾罷之總兵軍門贊畫亦裁革其馬匹供應於是民困以甦有司亦得不擾政聲遂爲湖藩冠會商船告稱一茶二稅公考稅課經營始末謂楚府當退還武昌建議自當道未敢議行公即引證條陳懇疏於朝至再於是稅課竟還武昌藩司以推稅責成於公公移文辦之楚府指摘其語謂公欺罵親王知勢不可留遂陳

歸養弟俟命行矣抵家承歡久之封君安人相繼考終公曰人子至情吾獲少伸雖三黜何恨焉與論多之清戎御史馬紀素銜公不下已遂誣奏麻鐵鋃鐺那移未明公即疏辯得白丁內外艱服闋詣銓時宰剛愎憾其不私謁竟以擅同籍碍例奏罷之南科撫延屢薦不行公亦恬退自樂建祠修譜友於兄弟訓廸子姪暇則事筆墨以自娛而詩文日益工居常節儉以助廉潔每語人曰大丈夫蓋棺事始定苟祿知明日死今日不可作惡也人以爲名言既而闖焰日浙楚藩亦降大戾公年高德邵子孫森立人咸謂有

天道焉己酉十一月卒距其生成化癸巳二月壽七

十有七

德安知府何宏傳　　縣志

何宏字道充廣東順德人正德二年舉於鄉授通州學正待人和易然尚氣節不可撓屈文廟分獻據禮與州守夏邦謨爭論請於督學督學竟直宏也諸生令居舍中月課之又爲籍書勤惰徵疵督學至則以名聞講行四禮弔死振乏人人感勸以父憂歸服除補泰州學教如通州歲饑巡撫發廩遣弟子監之曰何先生弟子必不欺也其見信於人如此遷六合知縣縣當孔道民棘於供億宏均其役稱畫一焉關浮屠禁奇衺淫靡之習斷獄明允不畏彊禦郎上官來

嘗少徇有貴戚與豪民訟久弗決刑部以宏往遂決之溧陽民坐殺人拷死相繼不白御史下宏遂白嘗具獄上御史田頊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頊竟薦之曰縣令不爲御史所撓可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頊也擢南京江西道御史六合人爲立生祠吏部非人宏上封事逮詔獄尋赦之遷德安知府未幾以妻子喪致仕

鄖陽府知府馬公騤墓志銘　　王崇慶

公姓馬氏諱騤字世用號曰梅軒曾大父弘毅大父彬私諡曰卓行居士父忱號東山母杜氏宋元時家許州之長葛縣至正兵亂高祖德以儒生攜家避地中條山今遂爲解州夏縣人德祖自卜塋域謂所親曰吾子孫當有以文學名世者卓行府君夙稱好義嘗出粟貸饑不責息度無以償并取其券焚之蓋正統時也故老至今能道之東山翁薦進士於鄉北南宮曉揭在乙榜會母老因就祿蒞署教富平再歷濟澗東平皆循循善誘後判武定州事卒膺爵命爲工

科給事中從子貴也公生氣宇魁梧眉目疎朗幼穎
悟與常兒異篤信好學出於天性父母憐其勞也間
或止之則藏燈於器以俟親寐復讀誦如初故其所
業輒終身弗忘云方東山翁之歷三學也每誨諸生
悉如族子弟或以他故出即令公攝講是時公年纔
十有二衆以其年少易之公即正色作曰文中子白
首北面古之人一字稱師諸君未之聞耶由是衆皆
斂容謝過年二十一以儒士領鄉薦時成化丙午也
明年冬始娶孺人郭氏卒業太學從莆田黃公潤華
亭錢公福受學焉咸器重之立文會以友天下士所

造益弘深矣弘治丙辰登進士第初授行人奉使周邸未幾選工科給事中馬端肅公見其文驚曰董賈未之或先也尋轉左給事公既爲諫官儀觀日整進退悉中禮度　孝宗皇帝黙眷愛之視他諫官爲異旋復奉勅清屯田於蜀事竣因取道歸掃會迎遺詔哀臨乃即家庭設几筵北向長號聞者感動公在官言事多不蓄諫草公之仲子嘗間得其遺稿讀之如論李廣之黨宜竄治外戚之權宜禁戢諫官吳舜之狂直宜包容皆時政之要者　武宗皇帝即位有白金文綺之賜旋擢刑科都給事中正德戊辰廷試掌

試卷時宰臣某與逆瑾結納勢焰方熾衆觀望意指欲以其子魁天下獨憚公抗直莫敢與議公得逕野呂公卷倡言宜首選西涯閣老方猶豫已而涇野竟首選如公言蓋公之補外亦自此始云是時逆瑾用事而公以職當盡言侃侃不少屈瑾亦多勉從之有附瑾新入爲給舍者同官被逮假瑾納賂焉對賓僚誇且有矜色公義形於色至鄙之以無恥客皆縮頭吐舌蓋卒至罰粟數百而免於奇禍之中亦鬼神默相之與先是逆綵拜瑾爲義父驟入銓衡公自蜀還會綵父宿同驛館不與交一語綵聞之以爲慢已會

時宰夙慽公遂乘之搆毀出公淮安府推官公旣視
事怪獄吏日報囚病時方大疫乃躬造閱獄閒疎放
流徙以下幾數百人大辟申救而獲生者三人揚州
民以所假姻家金首飾器令家童送還途觀優戲忘
而失去匿入淮淮人不知也留爲傭一日遇故主詰
其由紿謂淮人迷以藥褫其金執之使不得還遂訟
於官治淮民罪宜死大以爲疑曰揚淮地咫尺旣取
金乃復留傭其人殆不近情因取成案所具藥俾獄
盜服之殊不驗蓋淮民被拷而誣服藥與寬刑貴云
爾因咨於當路竟釋焉他如鹽城張生忠元夕過豪

家婦於隘巷家僮爭道毆辱生羣生不能平明日相率詣豪家毀婦衣報之豪家富且健訟生遂黜公知非生罪且廉其貧出金爲生贖罪又一日有蕭尹者被誣逮公亦遂白其誣尹後官至中丞公保全之力也其他平反多類此公嘗刑杖示罰而民自服施藥惠民而病多瘥行部不盛張騎從而老弱歡迎觀者如堵郡守華公璉適並出見之因嘆公以爲平易近民不可及也後改官過淮百姓聞而出迎者相望於道郡有何烈女申進妻徐氏皆懼辱身不從淫暴以死公至爲表其墓而立祠且撰雙烈記以規士夫之

修路贖罪

失節者先是流賊逼境公規畫嚴密賊知淮口不可渡竟遁去時陶恭介公疏薦於朝有操履端方才識通敏之語至委公儲備軍粟旬日得金凡四千有奇士民告保留公者無慮萬餘人瑾黨既誅海內以公當復舊物宜殊擢然僅轉同知松江公既視篆松多富室由是畏公之廉欲不得肆數年逋稅一朝完矣都御史王公　力薦之會丁外艱歸中途得邸報有擢守饒州之命公既歸哀不廢禮服闋再補守鄱陽其聲稱猶淮也鄱陽在萬山中路多隘公因過而默計之及蒞政量罪人情法可贖者俾修鑿之不爽尺

寸由是遂成坦途有罪人陳文皐者忿鄢民負楮貲
訴晋取償民母觸柱而死誣文皐重獄公察之文皐
卒免焉他若創浮橋葺廢坊育賢養老振學課農教
風正俗釐奸剪弊鄱陽之人無近遠皆忻忻然是時
楊公邃菴知公久歷外郡勞績爲最方擬大用會免
歸弗果蘇有顯官者公嘗以法及其姻黨公由是遂
歸先是有說公宜少貶從俗者公正色曰窮通顯晦
命也君子知命何公平生以直道忤權貴用是仕路
蹭蹬然天下公論亦以是重公則公之所伸者亦多
矣嘉靖九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公交友重信義在太

學有楊俊貧而卒旅公捐金助以歸葬於濟南公嘗與其兄主燕醫張圯氏館圯卒而無子公復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壻後在松邸背瘡幾危一夕夢圯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圯之冥報云平凉倖吳君綱罷歸飄泊江湖公賙之弗厭廣西僉憲沙君立逆瑾索利羈於家貧困失措公過徐州見之愴然動容捐以如淮倒橐資焉嘗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入公徑入而居之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梃而擊者三公觀書如故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罄不扣自鳴燈下見賊影如斗公亦處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歸浚

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公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妥須臾數百里矣詩文一以自得爲貴初得王文憲集洗焉如默會者及聞東山翁與客談韓文退即了大義故公爲文章雖出入古今莫可涯涘然命辭立意則本之二家居多所著有梅軒集六卷手簡一卷藏於家

長沙守季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忭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敏慧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喪不入閨闥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己問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恐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公勸

之仕乃出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揭陽
簿稍遷弋陽令蘇州貳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
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歷歷郡縣所
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得患積甚衆然皆
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稍首畏避
禁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
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有分
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
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邀
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

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儻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見握手求教將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爲言國家於人臣錫與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靳

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慨然先生任凡再謫而卒以謗
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淛馬與朱
所陳處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宫間事已下獄
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儀部謫
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
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摘以微事黜之
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鋤擊豪强不少假借豪
家苦之競爲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
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孳孳不倦在揭陽
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使先生主教事士

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關啓鑰中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應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仇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緘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猶訟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慨其失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警惕而生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

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為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蓍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為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己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于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為然即典章政令之出于古為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于理悉掃除之必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

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詩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慎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敎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亹亹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即有過不爲掩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三已著案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援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

面折之至不能容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
有一善亟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
或奇中于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蠱者特爲
說以闢之家居不問生計簞無餘帛廩無餘粟先生
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飣豆篷
遨同志與登泛扶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
庭多闓啓教諸子亦疏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
東所公同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懷
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𠫭追
思之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

先生又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
號彭山越之會稽人

湖廣常德府知府何公鉞墓志銘　王以旂

嘉靖己亥八月一日常德太守何公卒於家公諱鉞字勳伯別號東谿系出姑蘇之吳江洪武初曾大父文廣以閒右徙實京師遂爲應天江寧人大父澄隱德弗耀父瑄善天文景泰中徵入欽天監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李贈孺人生丈夫子五人公行四自幼穎異不群嘗見伯兄曆算卽能通曉大義父喜欲令專習李公曰天文終術家耳是兒豈可以術拘乎乃令治詩入郡庠累試上等文學蔚然正德丁卯領鄉薦辛未登第除行人奉使楚藩固辭餽贈有廉介聲

尋擢浙江道監察御史直道正言遇事略無避忌時
武廟欲以城中積慶鳴玉二坊爲演武習射之所公
抗論此必左右近習假弄威權侵奪民居以爲第宅
園囿不報事竟中止丙子奉勑北直隸清理戎務兼
閱軍器刷卷事多干涉近貴公奉法惟謹剗剔姦蠹
殆盡兩陳地方事宜力救建言下獄御史張仕隆輩
悉得寬減戊寅奔父喪守制如禮服闋改山東道兩
浙缺巡按公首應簡命至則清理寃滯摘發吏姦嚴
禁和買鋤治豪強彈擊貪汙不職者數人藩臬郡邑
罔不敬憚　今上入繼大統內外文武大臣迎立者

輒受爵賞詹叙公具陳不可貪天之功以安取定策之名時論韙焉嘉靖壬午秋浙當鄉試公責任監臨罔晝夜經理凡貢院內事無鉅細咸有程規一時風清弊絕榜中多稱得人先是未得雋試生儒連羣求售公因加嚴覆考有不稱者示辱扶出其徒深銜之反行誣毀公亦不校明年春擢湖廣荆州府知府賑饑恤災飭吏爲民一一如治家事遼府宗室繁衍祿米常苦不繼比徵至又爲有力者侵取公必查處均給衆咸稱服荆南分巡駐府事多諮而後行公與語數不合一日指小拂遷怒於公公拂衣而出曰吾豈

能語事上官邀譽耶即解組歸家遵調守常德之命下矣撫按以公才不宜遽遂高致檄催旁午公辭弗獲再赴常德審釋淹禁議併武陵深嶺二驛民困以紓甫七旬述職應朝部院考留供職無何疏人拾遺故事不謹閒住公獨奉旨致仕亦異數也已而公論昭白有勸公奏辨者公曰病夫安命素矣辨之何為家居不妄交游寡言笑子孫臧獲侍側肅然每耕穫時山庄視農經月不入城府士大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嘗書於庭曰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軀渾覺折腰難可以見公之志矣公不喜飲惟與故舊彈棊或至

志倦尤好講命學往往奇中常自信直道可
位與林下雖稱人中論及古今人物事變未嘗不侃
侃如也所著詩文自出一機軸清嚴可誦家藏有東
谿稿若干卷

荆州府知府中谿李先生元陽行狀　李選

萬曆八年中谿李先生年八十有四十月二十日卒于家其嗣君中書舍人傳方視草内閣西省選時承乏荆科是年臘計聞中舍君相與泣涕數日命許南奔選追送之中舍君以選遊先生門下所知素諗屬之爲狀義不敢辭先生諱元陽字仁甫世居點蒼十九峯下十八溪之中因號中溪其先浙之錢塘人祖諱順者仕元爲大理路主事愛戀山水遷官不赴頃之中原多故遂家焉順生福福生通通酷嗜内典嘗著華嚴疏抄四十卷禪宗以爲樞場通生連連生山善

治家產業益厚然世好施予至山而所及益廣鄉閭稱爲德門山生壽壽生讓于先生爲大父端方簡默施亦不吝必不使受者知之嘗與放魚盆家人將烹鮮先投之盆中取其浮者畜生者於盆久而苦其隘則挹而放之江湖其性仁愛如此先生之父諱玄號蓬谷言若訥行若餒睦隣週族則恐或後然皆隱而弗耀也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妣董氏贈太孺人太孺人夢龍負日入懷者三乃誕先生遂以是夢命名云先生爲兒時不與羣兒嬉戲親師友好讀書及弱冠夢異人授錦三丈許遍令吞之既寤胸次猶覺寔

正德間維揚朱公應登者以文名督滇學於貢生考場中見先生莊整秀偉因降及庠舍親其卷乃驚歎曰此館閣奇才也遂行入郡庠及爲諸生力學稍暇輒登城縱覽見山海屏雲蒸思悠然興發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居常求靜地默坐欲究性命之奧且謂世儒口耳之學未盡得其旨歸後中雲南鄉試第二人僉憲潘公崇明遠樓雜記云揚中糊名時取李元陽文冠多士後乃以張含易之赴試禮部下第入國子監順天近地諸生多從講授每作舉子業欲先生因其文

而尊之先生信筆揮灑一題數首各成理趣寓即有高樓日月登之默坐至忘食忽一日午坐有悟自云天理流行之實今乃見之再應試中第十四人座主爲吏部考功郎三原馬理大爲不平蓋初取爲會元也批其文曰非巖穴老儒不能有此作在三代之世當應聘而起豈意科目中得之廷對風檄卷汚墨學士溫公仁和董公玘得卷歎曰負此奇才矣選庶吉士第二名二公雅重之嘗曰李子文似老泉詩似杜大學士木齋謝公遷養楊公月再試方詩題雖各作一首及見先生詩自以爲不及發糊名楊公顧謂先

生曰此子當以詩名天下自此名動京師尋以譏禱忤權臣出補分宜到任數日即赴江西科場事竣聞太孺人訃分宜舊俗凡縣令丁憂里出布銀縣貳先斂以俟先生駭曰何以汙我力卻之出示令民自領散歸途惟貨衣物以爲費江右縉紳每向人譽之服闋補江陰會鄰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先生整旅敎演水操賊乃遁去撫江巡撫潘公珍以國士待之特薦于朝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先生日釋之衆皆莫窮後得真盜果如

先生所處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道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先生曰逋多不可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先生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追爭自輸納江南厚俗獨稱江陰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客有以濂溪明道二公在州縣時善政爲言者都憲夏公從壽曰此十餘事只先生數月所爲耳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強禦舉孝表墓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里餘爲之立

生祠勒去思碑述善政百餘事先生既遷戶部主事與翰林常州唐順之浙陳束屠應埈吏部郎山東李開先蜀任瀚熊過閩王慎中作詩會時號十才子時選宮僚大學士夏公招之皆不赴吏部亞卿霍公韜門無私謁知先生作縣有賢聲改監察御史先生上疏其略云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歸之天以忌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小人大臣愈不憚然先生獨立不阿自不知與

人合否也巡按八閩將出京大學士招飲手出官名納公袖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其貪黷皆入劾疏京師人曰三十年來僅有此疏耳所至風靡一省廓清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閩人皆曰一榜皆好古之士拔出流俗者前此所無後此所未及也初避嫌不自出題試錄則盡出其手識者評為天下第一至今人爭誦之　上議幸承天上疏乞止　上怒欲撻之是夜毫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鼾睡達旦候命三夜皆如此內外稱為真御史後扈從出京聞大學士所選宮寮皆江南富室即于行在疏劾至承天又進皆

爲中官所匿大學士議外補未決會荊州知府爲閻
宦格殺乃奏曰荊州要地不可闕守選得御史李元
陽堪任遂傳奉陞補先生久知荊襄之間四百餘里
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即捐俸穿數
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荊地濱於大江古堤既圯七
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
利者了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朞而堤成蓋前此
所未有也顧公歎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荊人名其
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滸有數村約萬餘戶
先生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鼈人皆以

爲迂未幾村爲水蕩獨洲無恙　章聖梓宮歸承天閹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例以三千金贖不然推溺水中一日候祭白杴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奇男子也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遂免縛首疏藩府不利於長吏者十事藩府自是斂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公卷評曰此子當爲太平宰相列之六百人之首及發封始知爲公時公年方十三歲也先生以外艱去任盡荆之人皆垂涕往送三百里內遮拜不絕時有督學雨泉陳公鎏見之歎曰前史但稱截鐙攀轅未嘗

問此億兆之人蔽野遮拜數日不絕者因荊人立生
祠遂勒碑紀之未幾夏公起廢先生罷官先生自歸
里以來不營生業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如婚嫁喪
葬饑寒寃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爲
課蓋先生爲人神情高秀宅心物外急人之急憂人
之憂自少至老未嘗少替至廢家產而不恤平生未
嘗一日廢書不觀嘗讀佛書謂格物致知之學惟此
剖析無遺惜吾儒不之究也於宅後作默遊園郭外
依三塔崇聖寺作纓江艷雪二亭鑑湖綠野二樓日
處其中與禪衲討論眞如屢月不返先生少時目擊

十八溪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先生閔之以問先生之祖秀眉公公曰吾郡本龍湫瀵書謂邪龍雲南是巳古崇佛法建寺塔以彈壓之民始得平土而居今其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先生受命既久而未暇至是奮然爲之自壬寅迄巳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其法漸備水患用息閒人冤獄不避嫌疑殷勤鄭重不能自已及其獄白冤明莫不歎服以爲不可及嘗靜坐至宵分方就寢鷄鳴而起無

日不然胸次靈明洞豁物莫能攖知在事先人以爲有仙術先生曰天字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一與人交雖自負不群平生口不言人過雖童稚以愛兒之道來亦温然接納傾倒度無復餘蘊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大有所得著心性圖說荆川唐公順之念菴羅公洪先皆以爲卓見鄉人有爭及爲不善欲質於其間或至中途自相悔罪而返曰辨不訟庭愧見先生修撰升菴楊公愼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曰見先生之貌如臨水月令人鄙吝自消聆先生之語如聞洪鐘令人

睠迭頌醒左布政聊國陳公時範日見先生而無所感發者無性者也先生既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授文藝郡之通顯多出其門凡與先生從游者類能敦世善俗先生賦詩作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唐白香山宋蘇東坡擬之有司以郡志請即手作一卷後二十年復作續志雲南都憲見吾陳公又以通志屬先生四閱月而書成示子弟曰往見志書皆載山川物產人名而已却不及兵食與法度之所急是何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之娛而綴其衣食庵業之數乎憲長象川林公一新見之歎曰志之執範

無加於此矣先生所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矍鑠每登高涉遠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然卒之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遊園示曰自今欲至十日寅時吾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爲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呼家人列侍勿嘗前驅言畢而逝

辰州守程廷策傳　　汪道昆

歳癸丑辰州與計偕過余闕下襲而不裼磬折而前自通君伯玉邪余小子則海陽程廷策也問其字曰汝揚汝揚始丱而試郡中時廖太史公出佐郡得孺子旅大奇之既籍諸生相中貢人禮白岳目諸生長揖心噤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

上英主懸有掌國子魚朝恩且若奉命親工非親學也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幸而面汝揚今第矣既第則吾郡同升者七衆飲家忠愍舍中余故以酒豪避爲壽皆辟易余大呼曰主司眯矣寧有不任郵飲

而任公車汝揚雖目日伯巳張吾請合從以窺函谷
余酌大斗而觴心壯汝揚夫夫故恂恂乃獨豪舉給
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既最而奔母喪居父喪服除補
陝西司主事署廣東司員外郎歷陝西司郎中先後
監諸馬房牛房象房主都門告糴監十庫監兌江西
監運大通橋監太倉庫既入署兼攝廣東司廣西司
山東司所至議沿革策便宜小者上部尚書大者入
奏枚舉其著者則雲中告急諸軍待餉而譁　上發
帑餉二十八萬有奇莫爲主運汝揚奮往次蕘城驛
虜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爲營環營爲壍衞士懸

縮偶語扶之百徇行間卒保餉完乃還報部議坐視九江榷修雲中勞固辭不行。舉同舍郎王應顯代部尚書與語曹避轉餉君獨行曹問九江君獨謝何以故自言策無狀比及三年將撤所部竟聚為父母地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人汝揚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蓋幼侍考氏食借著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役學推算考氏謂九章買者事何學為對曰童習書敏固當異日者幸為計臣當以此主計汝揚故善算以其狀白尚書尚書然之請太常得免陸太保炳用事貸商人柯鳳金市

楊桑橫索子錢稍失期下其書二十四人大金吾獄汝揚宣言太保奉三尺無算以亿責坐不辜炳聞之色沮而釋繫者癸亥十月朔不周風振郡關占為虜徵亟治賦虜大入掠通州以西　上以吳恭順孫司寇監祭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而登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為壑乃畫地分部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干山立騎者周巡晝則踐更夜乃畢作諜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億爭趨門勒諸材官門內懸絙表三道道旁夾鈸以詰入者左詰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以備非常皆

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啓門入者魚貫從流無所擁塞既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留行守者傳發士以精騎以芻材官以糈朝則雞鳴而給平旦而周夕則日入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嘩信地不失跬步虜遁去旬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衘出爲辰州守永順保靖二司傀故守旅幣充庭守譲而卻之吾第賓不貪爾入境則興學校贍諸生勸農桑舉鄉約簡駔儈通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嚮應郡故患虎爲文檄之神募力士捕之殪者十有二颶風至旦日豹入南門占爲火徵下令亟修火政藏之塏埤裕將

震于其隣火星星然五門有備乃熄是日武陵火特甚馬底驛災民間乃呼神君籍籍稱三異矣蜀開府徵土司兵二萬征土夷守持之殭必不可發是嘗以禦倭赴調其爲害甚于倭彼且伺徵發姿貪婪聽之左矣彼中宿將不難以全蜀奉土夷罷之便所部當守議從之巨璫出塡郢都得請徵辰州香稻米入貢守曰是產五寨若索之寨而郡輸之有苗懟縱騎啓釁端不用命守又言攻之食禁是米故作彫脟藉令椽玉食進之卽有問無死所璫聞大恐覆奏罷徵故守遞視郡若蘧廬百廢不舉川之故猥云力謀舉爲

守至則繕麗譙繕黌庠繕城郭繕學宮繕城隍廟繕馬伏波祠王文成祠張督府祠建辰陽樓江南築退思亭郡齋後廬縣歲有殍出俸餘鍰議設粥賑饑屬周從事任之全活萬計籍上讞獄使者卒反數十百人谷開府以奔喪行疏守量移內郡父老千衆詣所部請留所部且議留業已拂衣就道矣年未及艾家食餘十年當道遞推轂之堅臥不起郡縣賓鄉射率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絕介不出境外其媚恤壹稟於天性恥自封年十五背從父畫水利便宜倡里人築鳳林堤辰州爲植出舍溪上會大水漂民舍且流

尸辰州召丁夫掩之祭以型全亡何大疫齒者三千餘曹辰州憫然皆得就木山寇晝行刼勒里中少年禦之人謂執筆者且干城茲小試也既而修始祖墓修世祖祠除首抗道葺先世亭以便行旅嘗獲金橐遺旌陽道中則之賣漿家通昔飲虛失亡金者故託于酒人詰日愈酣遽邀塗人分席不能飲提耳彊歠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頃之號泣者至果亡金舉橐未發歸其人捽臂不顧始奉使歸覲中道治吾宗進士喪已入都門醵同籍者百金以賻有頃歸再從兄參軍汝濂喪辰州故以諸生失期劉博士燗朴之五

既貴師事劉益謹雅以大度多辰州劉擢臺郎廷謝
而仆卒不起辰州既爲之殯時奉使命當行留之一蒼
頭護其喪俟其子至乃發出居郡轉辰谿令楊咸喪
歸則倡衆立常平倉以賙不給問家人產悉謝不知
秉心沕穆儼若無懷葛天之民至其發慮出謀猶之
省括中命旁綜百氏尤攻甘石家言卜筮旺審機群
較若覩火公私多賴率自著書故有讀易瑣言中星
圖考經忠經註行于世六部點考星官筆記三才舉
見及諸集藏于家顧絕口不及綺語要之天授則有
明徵先是孫宜人有母封主事公夢朱衣魚服一人

排戶入年十二卿雲見里中始入學舍後山喬木千
章六能見木末蜿蜒而起出塞潛妖狐夜自辰州赴
武陵塗遇游龍伏虎屏而退旣厭世見天使奉簡書
來迎市童臥病呻唫見一皂衣迎使君者呵喝索食
童惶急又一皂衣者踵至趣俱行大呼曰使君駕矣
其時辰州瞑哭聲起童乃甦妻黨一少年蠱於狐病
五年不解昔夢辰州坐大府捺狐數之爽然起語家
人祀辰州彌月亡恙槩之語怪夫非共見共聞者哉
往辰州語余昔在弱冠往往夢據高位遘貴見神御
風周游窮寓內時都城有無郭旣築乃符夢游跡其

奇庶幾乎通於神明矣先是辰州郎世郡人祀之薺宗宗人祀之祠里人祀之社又十年諭定博士弟子三老豪傑請祀之鄉賢人言辰州以儒則閎以宦則拙以經國則務自盡以居家則負俗務躬行身隱乃託玄言偈偈乎遊方之外聞余游心西極紹介謁余吾將中天爲臺太虛爲康積翠爲戶白雲爲扃即司馬以問法來殆將無所置足反走爾居士何乃見借適來適去寧詎能必之要之適來亦幻適去亦存吾以是問辰州仲子涓涓唯唯涓逮肖宜契辰州涓從伯子滁季子淳奉辰州喪葬其山以母孺人吳祔

程漢陽金傳

汪道昆

自　世宗斥不令其後諸執政率獎廉直屬官常迮
令文告曰頃吏治日下要之吏者不爲厚利則爲名
高彼其營營爲厚利不遑恤名墨吏也營營爲名高
因而罔利奸吏也當世以墨敗者什七八以奸敗者
曾不能什二三固宜其下滋甚抑或爵然而不洋閭
然而日章善矣甚者蛻舉乎汙瀆之表利無所利名
無所名借曰不彰闇然自是善之善者也吾郡固多
上吾獨善程漢陽始漢陽舉于鄉蓋與不佞同籍故
尚書楊公爲督學使從廣衆目漢陽笑曰噂德良亦

賤耳庶及彊矣未艾也往者人或少德良而持予短柰何行縣而得老生德良卽賤何老也于時漢陽年未壯公直以其賤而彊之越六年始成進士爲嘉靖癸丑余守司馬而郡中在都市者十餘曹則皆推轂漢陽卽得邊郡易與耳使在郎署不亦發硎齒腐乎哉亡何除南京工部主事始入部卽主筦庫故事自部尚書至諸郎吏率取辦筦庫而隸視之奇羨則以待部尚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卽出入至二百緡可勿籍安用籍爲部尚書業已目攝之無所發筦庫故爲諸郎具竿牘具醵錢漢陽務以其身辦之卽一牘一

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應之由是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既出督儀眞廠殺視漕漢陽令諸閘啓閉必以時諸沮撓者必以法今龔御史愷王副使一夔各藉其鄉船盛橫甚至輒啓閘不可捷役夫而漢陽輒縛其舟人徇之市由是諸强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時江西大賈豪儀眞故通諸蠻酋長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豪家辭府令集舟檥兵境内騷動市人赴部訟豪狀部且捕豪豪抵郷人爲考功書爲豪請漢陽卒收豪以徇謝考功丁巳春考功署漢陽浮躁時太子太保王公都太宰詰考功

往葛少宰獨多程郎何故見坐考功伴以漕司移司空文爲解量移安吉州同知時鄭端肅治漕其移文則暴戸部郎中王尚禮儀眞沮漕狀無預漢陽考功獨藉口甘心耳始入州境輒格督府令龍材官募州兵旣而倅長沙貳河間其嚴出入壹如居部主筦庫其操法壹如視漕所循資遷所部未之奇也安陽郭公居太宰選部請以河間守柳州公曰程郎守固當胡爲乎西鄙及公釋部事僅得戸部員外郎服除官如故有頃進貴州司郎中司主俯薊門其嚴出入操法亦如爲尚書諸郎與諸曹爭例列主漢陽諸曹

由此目攝漢陽未之奇也執政方擿吏部項州守數敗州人抵吏部願乞一良二千石振之攝公謂諸曹無如程郎乃補項州守選部則又以程郎未如有子何置之海外而南為尋徙漢陽余適與楚且得代疏略曰臣習漢陽守金廉直乃今置之漢陽漢陽郡江漢間蕞爾不及一大縣金可臥而治矣承天守　先帝湯沐其重什倍漢陽乃今虛無人請徙金守便是時余疏七事悉納之攝公方出劉御史補承天議坐格所部輒以此覘　上指謂當事者不急漢陽漢陽沈沈其嚴出入振法如故頃之上計吏部將以盬筴

投漢陽余謂所知者曰公不識漢陽那奈何予鹽筴所知者告曰漢陽信賢然老矣余曰否否公直以其多鬚且斑白邪漢陽既倦遊計畢輒納繻闕下改南粮而東余宜言曰相公楚人奈何令楚中失一廉吏既問而知其為漢陽也屬吏部易繻而趣之漢陽余遺漢陽書公行所部尋上漢陽考郎公濤二千石獨不為若翁若毋摶金耕地下乎及漢陽上程書所部置他郡後而郡中獨余一疏格不中覃恩他郡業已被恩漢陽不無快快會脾病作輒投劾歸　上知其不可留予致仕其年五十八耳始漢陽雜諸生未及

壯卒之得謝未及耆先後並以老稱此延陵相者之屬也藉第令老公孫弘馮唐何稱焉漢陽父業中微至煩賓剏兄鈺倜儻自負宜不易從漢陽顧善事兄卒化而循禮弟早夭其孤寡悉仰給漢陽中年畜兄季子為後婦子共在食指益繁以故歲奉多不供久而滋甚客至輒典笥衣供具笥屢空客鬧之相戒勿溷嘗從所親問米價所親輒貸米石謂之漢陽惋然曰旦日誠絕權然終不以其故受外來餉所親或交以篚雖束帛報必相當既自漢陽歸惟是先人之四壁在伯兄業已即世諸兄弟子駸駸貧漢陽既用自支復苦請兄

弟子不紿至其嚴出入操法愈益斤斤履不及縣簿之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二蒼頭各治五畝將至輒從田畯躬督之歲責種種有差息僅當一緡有半里人笑曰濮陽薄二千石而弊弊焉力二五畝鍾之田何倒置也余聞之曰客言過矣王者天民民天食家食而自食其力庶幾不倍天民息勿論也濮陽與人抵掌論事析是非若秋毫難者百端無兩可即杯酒細事必盡其辭少長執宰夫刀以軍法行酒不少貸坐客避席曰異日者公爲政固若此邪濮陽笑曰使金得當一方如此酒矣毋從諸鄉大夫飲即雖甚必筭

燈夜歸余謂之曰漢陽僻彊海內無兩終不聽顧鄉曲之譽日益起而郡守相則以鄉射賓漢陽人言天子旣幸辟雍令郡國皆得以秩節養老是冬十月漢陽始耆月之下丁與懸弧會郡大夫方代 天子饋酳爲壽漢陽漢陽樂矣余從諸鄉大夫後觴漢陽鄉大夫曰富貴而歸故鄉則古人侘之矣夫士或修之鄉黨壞之市朝或伸節于市朝而愉行于鄉黨兩者亦猶乎乞墦掩耳之類也富貴何爲顧外之可以築市朝內之不可以蒙鄉黨比于稅駕其孰如漢陽貧至其攻苦而甘之終不以奇節自見其在宗族鄉

黨亦胥積久而彰觀其深則有恥不辱者其人也彼其取節焉者抑或浮慕其硜硜淺之乎觀漢陽矣古有惇史鄉大夫職之司馬知漢陽深是在司馬不佞敬諾

湖廣鄖陽知府葉公逢春墓志銘　孫續

余童時見葉後皐先生手明經行卷一口不絕稱奇家亦稱奇脫其前池令葉公公諱也後四歲公試諸生高等或傳其文至南都與數卷俱先公隱其名示余余獨深服公是歲爲嘉靖戊午公試浙江中式也明年試禮部不第退而發憤文日以愈奇間爲古序記雜體皆有詣乙丑之禮部試余在京邸每過公必出文觀焉或相過則爲余誦之莽莽乎恣肆癲以已進又更奇是歲舉進士除寧國推官務文自如時時進諸生誨之其政好持大豪豪犯者力致之法不貸威

行他郡然鉅族多不便隆慶戊辰遷撫州通判感少
齋喜進諸生如故令湯禮部顯祖在諸生中未有聞
也公獨異之湯生名由此起辛未會有薦公文似華
州者執政奇之擢都水主事是時萬安朱公爲尚書
獨以文重公有操觚必以屬公章奏不論也郎署少
事爲文益力名益起篇章播于縉紳間凡文略皆譏
公先登或一役而辭與讕進皆出公手其文以太史
公爲宗思速或立竪子即授然不甚爲詩在寧國時
又講新建之學及爲郎集諸講學者月爲會皆一時
知名士也萬曆甲戌遷營繕員外郎母艱歸丙子復

除虞衡尋晉都水郎中久官數年且文且講學戊寅出爲廬州知府與其佐不相能赫赫虩虩出因冂傷滿歲從下遷令壬午徙郢陽復與佐忤漢水大溢漂民居出倉粟數萬石賑之巳發乃報時至郢方月餘拊摩厘厘苦矣乃與忤者猶生異議未幾遭後阜公憂歸逾年遂中劾丙戌報罷公居官少醞藉又不屑下人好爭是非守廬州時適他郡使者有所按廬州不會公公即大怒面盛訶詬之他如此等甚衆以故所至輒齟齬諸工部日葉叔仁素負氣又長筆扎意不快尺牘輒發當竟以此躓矣果然惜哉家居不廢書

然不若曩時矻矻嘗與余觀新建公贛州手牘謂余曰彼大宦未忘能心故精作莊子解下闕謝客數月鄉人猶皆以好書目公張司寇嘗謂曰公殆有書癖性坦率不刻意家人作業售田宅者或詭其直不過也寡合家不延客人招亦不往官府非時不見自諸生已然迄不改公諱逢春字叔仁欲矯性以和齋自號父後臯公選戊戌進士工部郎中有文名母羅氏封宜人祖父半軒公景賢常應舉不第精易學其長出宋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宋文章家所謂石林葉氏者也公文所在爲集不十餘種行於世他藏家者尚

多公生嘉靖壬辰正月十四日卒萬曆巳丑八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

德安府同知羅先生性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盧齋主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輿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

爲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勑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精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胡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　朝廷但欲得精李耳精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髮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

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月生縛槽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舊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貧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氷蘗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贓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付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逵吉過德安仁出訴告先生他

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其聞之馳召逢吉還謂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擬用粟木柒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

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恆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貧歲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懿傳

劉叔懿廬陵人博學有文外和易而內廉介初為沅陵知縣以愛民為務致勤綏撫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懿至計其丁貲而役之加以撫綏民悅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為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官市物於民未嘗急索民得從容應命而免於假涌之患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兵饑相仍之後庶務叢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為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箠繫叔懿以廉勤獨見禮於事

或叔燧言不可輒已召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其去沅陵六年矣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燧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燧如得父母及徙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永樂十八年十月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叔燧存心厚臨事果處人誠居官蓋多惠政云

湖廣鄖陽府同知周君子恭墓志銘　羅洪先

聖人之道雖至近學者苟非忘己而無累於外固不可以造其微而質弗美志弗切不能學也美且切矣其時力不足亦無以幾動忍增益之功故學可精而不可期道可求而不可能此朝聞所以難而聖人之不數見復何疑也始余與七泉問君師谷平李先生先生之旨統括包並不涉蹊徑以俟人之契悟君處二三子中獨以爲名節不立不可以範俗也於是取所聞以自重其身又數年出而友四方之賢增其所未高則又以爲議論不一不可以決趨也於是持所

見以自居其學已而爲郡政譽大起則又以爲內外不違不可以適時也於是據所行以自信其心信吾心以行之其於爲郡也亦何異於天下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將出而小試而身病矣數月謂余曰吾今乃機械未能除靜機未嘗入也吾幾不免罔生嗚呼今之才能如君者幾何人即有之固不能自致於道即獨道稍信所行必不能一旦自見其短以爲悔恨使不即死得賤言必且屢變以求其是其不止於此也明矣然竟死也豈非大可悲哉或人因君卒咸疑聖道至大肖弗若一行易完也解之曰僅僅食力

者細民也如爲朱頓必收效遠而失美多困孔門張狂蹟意也此正可以觀君君姓周名子恭字欽之幼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而機生能超忽於象之所難而脫落於人之所執喜於用奇而恥於持下爲文酷似其人有司駭之竟不第然名駿駿滿江右以增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増廣生實自君始明年卒業大學從廷試有司又不第辛丑授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遜儒生嘗奉父戒萃公母黄孺人行肉食或不繼即行縣蔬食淮事事已嘿坐或走學宮說諸生經義其他行雅處措一就已意

大宰在慈惠省約人稱爲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盜
賊多瘴君數數往久之得群盜出沒道路與攻守之
宜躬躡屩入猺洞撫諭廖道堅等感泣聽命嘗以
數千當道當道信之卒殲九嶷郡盜魁鄭大義等數
百人道州將居鄉哨守疎遠增堞邉營戍將屯兵訓
發有紀楚大饑臺省遣糴萬金君執不可比再至移
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授其直纔六十金上不逆令
下不病農人服其敏檢郴州庫藏上議易陳化滯可
省歲覈文治僧訟當沒貲請市田增祀濂溪食其裔
孫之貧者君之行於郡多此類也居五年嘗道上治

狀越次擢德安府同知治如州歲餘以疾養喪歸嘗
道職之給喪費免喪至京師公卿以下問其來爭相
引重欲留内倒不可補鄖陽府同知未上丁黄孺人
憂禪而病明年癸丑卒于家年纔四十有八君既棄
倹財而後能喪

俞長沙允傳

林大春

明興二十有七載　天子臨軒策士得淵信而下百人有俞允者字嘉言松江華亭人也官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逗遛失期謫判長沙故今稱長沙公云初長沙公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予嘗與道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術以美器道人輒買其一公殊不爲意過之如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者傳徉一器以歸其器絕類昨買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巳預知有此姑以試公耳乃公固不爲動而少年者輒恚憤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奇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鬭咸竊驚異之公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予有奇氣與時常奉大對爲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公悟乃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公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巳而後驗先是公病既革以易簀待櫬于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負藥而至

或戲之日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公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饒以金帛訓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公公始爲言曾昔夢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辭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爲予道其事林子曰余少客吳越間嘗聞吳中人士往往談長沙公始終遇仙事

私心異之及得其孫貳守公所爲事狀始知公蓋儒而自託於仙者其於死生之際視若夢幻亦可謂有守能不亂者矣而論者又謂圯上之遇濟北之祠卒成帝師以光輔有漢而公官不過爲郎位不過別駕以爲公憾不知公於死生能齊矣彼區區得喪何物者且以賈生之賢尤不免于長沙之悲而公乃不聞其有幽憤之辭投湘弔古之賦其視賈生處此似爲過之由此觀之其迄于今以有胤嗣也宜哉

長沙通判陳公鋼傳　　顧璘

公名鋼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宋宣化節度公申之實丞相秀因公升之弟有子渾以言責黃貶明州遂籍為鄞人因初有名稍始以醫徵爲太醫院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奇効京師語曰陳君劑何待二生公穎異太醫公曰兒學醫當復人神公不愛學醫獨愛讀儒書族伯祁憲公諫勸太醫公乃遣之從儒師余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乙酉鄉試舉進士不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洽事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稅多寡均定徭役船役流離閒侻田數

于訟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義倉粟俾民不休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庭無煩寃野無凍餒公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修孔子廟與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擊鼓夾歌乃諭歌古哀詞民知嚮風老者語子弟曰微陳公汝其終于夷乎公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小舟數十艘募民采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公督鄉兵積薪烈之淬以醯醢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

官裾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倪敏學寶山書院
碑乃建書院於赤寳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
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
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興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使
也公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月顙以
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女子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
損邪鄰縣徭夷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公開譬
切至咸踴躍服與公出山皆過他縣道旁小兒黏雀
爲嬉問知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戕物命悉縱
雀去官滿當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駕小舟

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菓公品取少許還之殺羊家設祖道禮咸頌惠無不攀泣歸爲立生祠豎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世世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甞積冗費悉刋除之決疑獄出寃民民祠于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費王嘉公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公喜搜砌得故甓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益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軒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無不泣下乃

請諸監司從祀於嶽麓書院公居長沙縣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卒之數月鄉人過縣者云公卒縣人痛哭罷市後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公於祠歲爲常至今長沙與縣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公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長沂官翰林侍講文學行誼並有聞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謨不可卒以德一切刻深爲治何其薄哉通判公循循守道遲久化行而漸於匹夫匹婦之心要不可以智襲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身與阜茂侯魯中年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丁别駕旦傳　　滄洲集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别號海陽父贈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朗峻音吐如鐘髫齓中動應繩墨嶄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懽婚嫁送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閭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啓以贄終身師事之尊師於鄒東廓王龍

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于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為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囷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

虞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廢敝釐奸猾甚具亡何忤儲之會城監武林棠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堂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暑動必成書其遡源模範不忘羹牆曰思師錄溫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致有二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略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屛跡作祈雨文雨立澍

作驪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虛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閫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蘇紹軾紹輅紹轍紹軾舉進士爲翰林檢討收拾遺文略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

永州府推官郭公淮傳

郭一鶚

永州司理府君諱淮字達遠東泉其別號云府君性端恪淳謹恥問家人生產長善繼封翁省齋之志遺家多艱銳意制業振一時文藻弱冠廪食郡庠十年中式弘治辛酉榜閱中座師初奇府君首二場卷欲以解首畀之已主試者閱至策場力稍衰乃中二十八名明年上春官即又中乙榜第一謁選人得四川忠州學正約士以行誼爲先遇士之無家者壯而無室者多捐俸助給遂用是大得州士驩心士信愛之已擢延平司理無何視篆南平將樂兩邑清查帑藏

之餘出以倡修李延平先生祠南劍人士翕然歸崇正學之化且服府君冰玉操持僉謂庭有懸魚之風巳服闋補永州司理當道廉知府君明慎用刑無留滯大湖以南事更數十年不決者悉命府君一訊盡得情狀府君多所平反不務為深文苛求凡列郡經訊斷有自以為不寃即如東安邑中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劫人定晝梅而識之示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一枝梅又犯劫它邑被劫者以聞府君亟索在獄者視之三木囊頭如故也府君退而潛思曰異哉斯盜乎胡然身在禁

内畫梅以驚恐人又在邑外意必掌禁人潛得盜所
密約盜黨乃索一枝梅爲戎首可以行劫分予可以
激人告圖脫先罪若計東安寧得有兩尉盜兩畫梅
者因以熒惑訊盜者耳目其巧爲盜而自脫固爾立
取禁人與盜兩撚詰之如府君意指府君遂重辟盜
并辟禁人咸服其辜聲聞上楚上楚至今以爲司理
公神明之照云覡篆邪陽邪僻在山谷中有巨蛇郎
柳子所稱白質黑文者歲出爲山氓害甚則日嚙數
十人人惴恐不啻如南山之猛虎府君爲文昭祝山
鄉廟神明日巨蛇數頭無故斃山麓山氓歸德府君

精誠格神乃獲免于榑噬之害理永四載當事者薦牘無歲不下府君心念大安人春秋高更念有弟潮州公樂至公方宦達于時盛滿造物所忌遂力請當道終養不俟報而拂袖歸矣歸舍十年乃即世顯考

先贈大尹府君于學而息產一以聽之豐孺人與子雨山公每置酒高會鄉族一遜潮州公侃侃明發府君終宴席不出一語在座惟聞欠伸之息靡弗以長者推之阻卜有後裔彌昌焉問嘗閱府君手澤所遺從宦邸貽書潮州公談創居一事輒曰與汲民剝脂以自潤寧霜宿露處之爲安其介特恬靜類如此蜺

歲令兩山公創別墅湖頭採名花卉徧植其中暇則
與諸昆季酣飲洽和分韻賦詩徜徉有餘適也子弟
間侍府君坐必述古人忠厚事規勉之終其身人無
間言

知州樊繼傳

陳鎬

樊繼字景昭句容人由邑庠生升太學起家學職正統改元用少師東里楊先生薦爲興國州知州下車即訓民以綱常之道擇其從逆而勸懲之喪祭諸禮悉依文公所定不用浮圖未三年民化翕然庵觀寺院私剏者悉掣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于神數日兩虎自鬬死其他善政尤多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之日州民耆幼男婦送者

數千人莫不垂涕爲立去思碑

知州王勳傳　　　　郭朴

王勳湯陰人少爲諸生納粟入太學銓授淶水知縣慈於撫字明於聽斷衆稱其才正德初宦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有旨令衆閹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欲立加顯禍時閹人有家於淶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說言日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　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

亟趨避之問何故晁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勲
廉名徹於內廷矣特蒙擢獎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
諸官式擢知汾州勲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
歸來躬耕食力不覊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
嘗謂朴曰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也向者面語
云兄若終於予前當爲兄作傳崔舊贈勲詩曰地僻
雲遮屋臺高月作鄰昔爲強項令今愧折腰人勤力
畦中菜生涯壠上耘明廷知已少誰復問沉淪楷崔
沒先勲二年也予嘗著三士歎蓋述勲廉介有士行
云太守剛者流質樸循頹倸終歲衣布袍朝夕飯糲

粟抗厲觸權貴惠澤洽鄉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屋崔史今已亡誰哉闢高闕

邳州彭石屋躋傳

王時槐

彭躋字世望安福人正德丁卯舉于鄉爲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暴善居荆川順之攝篆宜興邸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躋曰後令賢必不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至庭輒諭以孝弟忠信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民語總爲諭俗要略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擢知端州一月拂衣還石屋稱石屋山人邑學上大夫都縣長吏部使者莫不願結一日之歡至相謂曰有不造石屋山人不爲

役夫也以是長者之車日交于道羅大史念菴數
乘筍輿訪山中將第以田家芋粥欄飯爲供具僕
或私語謂賓客不宜爾公笑曰貴客乃以求鄭聯來
耶築玩易草堂及卧雲亭于石屋之上東廓鄒先生
特築行窩聯就草堂時時引入石屋中劇談移日崖
壁處處置盃與到取酒就酌爲小大瓢樽令客自占
量因以授之樽罄則止亭傍鑿小沼深淺各半魚輕
重繫小牌識之客至驅魚淺水觀浮牌惟意所欲取
賓客至者莫不盡其悃款鄉族科紛得公一言立解
山居十二年石忽隕自爲傳誌祭文遨同志入別答

張御史鰲山書謂予今日歸矣乃沐浴見嫺端坐而逝念菴先生哀之曰吾始於衡嶽志見其瑰奇壯幽囊印以遊以爲曠達之儔也已而聞其慕義循勢貿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聞了巖之義讀志歸之儔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泚泚耳貞而不矯違而不肆則昔之知公者未也先生所以許公者蓋不淺哉

湖廣沔陽州知州楊公茂清墓碑銘　張時徹

楊公名茂清字志澄別號芝山世爲鄞人至栖芸先生者公曾祖也諱九疇贈吏部左侍郎隱居敎授不蹈非禮人以太丘叔度稱之博涉墳典刻厲於詩寔啓楊氏文獻之傳栖芸生三子長諱自懲號梅讀亦贈吏部左侍郎嘗爲泉州司理以衣祿養非其好也亦善詞賦與父競爽名聞海上而栖芸梅讀二集至今並傳於世云梅讀生三子長守陳禮部尚書號鏡川次守阯南京吏部尚書號碧川初兄弟自相師友繼取高第流聲執林嘗對掌兩京翰林將未之有也

碧川公初娶金夫人不子復娶於鍾年四十五而芝山公生方在襁褓端默雍容家長老巳逆意其非凡矣稍長步履應對儼若老成旣十年而碧川公綰符南翰攜家以從公學書課誦漸露其奇巳而出就外傅其所從執經師僉以偉特期之巳而爲郡學生巳又以碧川公廕爲太學生曹耦推譽頗屢試不第先喪金夫人繼喪碧川公及鍾宜人泣血悲慟襄事靡所憾乙亥需次銓部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大鴻臚劉公乾以公謙恭雅度兼有文章大興流輩對人輒譽不容口曰此唐裴李宋范韓之後也孰謂任

子無奇哉在散職者凡九年茹疏服儉以寡約自持覲貴遊公子崇奢侈奔競如也秩滿考績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嚚訟難治公乃因土俗相時宜廉民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朞月之內上信下服俗用以煕有古循良之風焉于時涇縣有王瑣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搆一丐婦畜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爲嫌莫之白也御史以事下郡郡檄公往按閱其獄詞曰知兒何不指近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瑣既被毆韋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以之爲証乎又云

其妻伏瓚背護瓚又何能毆及胃腸死乎已乃訊證人稍稍吐實詰旦至屍所益審居民則瓚門有溝溝布朽椽為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瓚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為姦也而以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為親故壽僕家謂標寔殺之也而翁則訴已當伏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訴公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公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枚贓而貸標後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

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責池王武業皮為生嘗與劉廷璋為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共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貨與其妻舁而沉之江其情頗昧公廉得之妻當從坐公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在襁褓耳銅陵胡生弘緒者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之匿之也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矣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于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為証御史按部訴之輒

以下公公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況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迫夙夜以獄牒上胡生遂得不坐而中應天鄉試其辨究釋滯多類此也由是八鄉黎赤率從化導賢能懋著檄委無虛日在邑迄不煖於席時巡撫陳公鳳梧書其考曰讀書守分足徵家學節用愛人不愧此心巡按蔡君鐙曰行已克敦古道治民無愧循良交薦於朝歷任六載旌舉凡十數甲午陞山東沂州知州諸部使者聞之難曰豈有美如貴池而與之儋惡地者哉去之日蕭蕭囊以敗槖數事士大夫澀泣祖帳庶民聯袂

扶杖擁道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乙未至沂沂故
齊之瘠壤也濵海沮洳十歲九歉逋負公賦動以萬
計鑿山煑海萑蒲之盜武相望也前政因循敗者踵
接公撫字多方徵斂有法積負漸輸民以寧居凡一
年而以才更沔陽道出貴池父老商旅迎之江滸摩
肩踵履翼舟輿而趨曰何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
袂泣下者府郡丞李喬木在縣曰是不有新令乎而
鼓舞於舊令若是孰將邀之孰將遏之乃知昔人去
後之思墮碑之淚非虛語也丙申至沔郎其所以治
池與沂者舉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楚矣比三載

考續恩贈鍾氏爲宜人當是時賢聲益懋顯擢且至
公乃嘆曰夫仕凡以爲親也生則致其養沒則榮其
號非以章綬私其身也今母氏已被國恩吾何求哉
且白首而殉祿貪人所以自斃也知止而免辱哲士
所以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
歸也緝祖父之墓敦宗誼飭家教課子姓於戶外事
一無所問與鄉老南江戴公輩爲耆英會觴詠風月
白首龎眉步履矯捷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郡邑
長吏無不折節賓禮春秋飲鄉率尊之爲賓蓋藉以
勵俗也嘉靖丙寅忽嬰末疾以十一月卒
距其生成化庚子五月享年八十有七

寧鄉縣知縣陳芹傳

陳芹字子野景泰中隸籍羽林前衛家金陵自幼穎秀過人十歲能賦小詩領嘉靖甲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乃往來天台鴈山之間日與黃冠緇衣爲方外遊壬戌乃就選教諭崇仁陞尹寧鄉非其好也三上書求歸歸而絕意世事起邀笛閣五柳齋於秦淮水上日與儕輩臨流觴咏居家十五年未嘗發公庭及談時政所著有子野集凨泉堂稿忠孝說義行於世郡守姚汝循嘗評其詩清婉幽澹有陶韋王孟風度書小楷則鍾太傅入室弟子畫則長於寫生

而於竹特殊在本朝當是王孟端後一人人以為雖

論

江陵知縣朱公訥墓志銘

崔銑

嘉靖甲申冬予罷南祭酒北歸過寶應訪予友叅政朱君升之暨其弟文學拱之于湖濱二君衰絰出稽顙哭曰不肖喪父銑與相持哭明日二君造舟次出一編曰不肖孤應登應辰惟所不朽先君者先生是圖予還鄴又四年乃次二君所叙述者系以銘朱公諱訥字存仁揚之寶應人高祖八三公勝國亂時以雄富居西村宗姻避難者咸附之曾大父彥明大父宗泰父璀皆不仕然負行能公幼而黠靈十歲能詩正統間民渾朴不好仕宦公年十三父令坐肆治貲

一歲問市買金品俱不習父怒曰爾日何爲公曰第誦書爾父曰能日記千言乃許歷試之果然聽爲弟子員期年父沒公獨與母居成化丁酉舉鄉試六上春官不利乃就選得知鄞縣縣一歲中一切供應費萬金郡太守姜昂自訂會籍削十費之七置郡庭公固請下籍于縣行之歲終會乃又省三之一姜曰小官府怨不避難能也倭夷來朝貢利與中國關市守臣怪倭久留鄞趣有司率海船行倭操短兵譟呼出殺牽夫數人死公馳騎入其曹語譯者以禍福約三日出關倭乃定增修錢湖七堰水不暴田歲則豐不

負稅糧是時鄭貴人掌銓善作威僮奴百人從恣刻害鄉里官多曲承公摔抑之竟被擠改調長楊長楊三里之邑公治民外彈琴賦詩怡然自得榮王就國用蜀舟萬艘有司亟掠舟得百艘止公問左右夜中何風曰來從東南公令馳赴巴陵索之三日報萬艘完又奉臺檄入施夷壁解其積年讐殺監司賞其才又得前治鄧狀交薦之改江陵江陵以丁夫車馬爲大費公詢知邑故用漢遡更法便宜詰主者出匿錢萬緡并計若干錢毋歲費若干仍寬其數計之果有羨者以母憂去既免喪遂不仕毋皆就養官所後願

留賓應公每聽望悲慕遇珍饌泣而不食寡妹貧亡
歸育之終身公生正統己巳十一月卒于嘉靖甲申
六月孫男三人曰藩曰夔曰莊公體道懷文嘗謂友
人曰文主揚道不限世代豈必專師馬遷詩欲近情
且兼唐聲豈必止范漢魏升之傳公奥旨早與吳郡
顧璘徐禎卿倡古文于東南是時北部李夢陽武功
康海汝南何景明咸在朝廷大弘斯道六子者探古
發玄震耀宇内公既閑升之困忌口亦棄官歸拱之
及曰藩皆賦轍羣材日侍公坐補齋中談名理商榷
古事或扶公御小舫往來東谿田廬賦詩體物父倡

之子和而孫歌之銘曰位之不伸德則孔有既文其
躬又遺爾後琤琤洋洋尉乎篇章具區之藪伊誰與
京

廣濟令海屋姚君翼傳

茅坤

海屋君者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子而予壻之弟也君始生有爵入帷中久之君故名應爵已而改名翼字翔卿別號海屋君少多奇氣高郵公獲君晚故最愛君予於諸壻間以能文名故亦愛予爵子兩人爲兄弟交予與君少共師事唐一菴先生已而予釋褐後力攻古文辭問嘗從武進唐荆川公遊君亦復改事武進公當是時兩先生並海內名流收召後學君皆師事而學之得其指然君多廉隅所至持槩稜稜不失尺寸絕不與世俗相浮湛哉則君所獨樂

行輩或數目攝之而非必盡出於兩先生者君既謁
武進公亦稍稍爲入室弟子盡得其所折衷六藝以
來文章者之旨而君亦稍稍相馳驟顛頗起而肆焉
以爲豎而霆擊矣歸輒試高等稱爲高才生然衡數
奇省試者屢卒不第君亦厭去不復肄舉子業于官
尚書郎及按粵州按河朔時時來歸時時勸君赴公
車君不應郡縣大夫及他按節使君時時遣吏人招
之君且逃匿山谷閒不出矣年四十九始及貢爲新
淦訓其訓新淦也不特世所稱𥌓經校藝而已輒出
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祇諸生諸生翕然適于鄉李進

士樂出爲新淦令雅知君君後以師道抗顏其間兩人深相結納聲籍甚君又州暇少所爲文章之脫者數十萬言流布江以西諸州郡閩江以西諸藩臬撫按使者交口君故嘗君之最以聞 天子者屢且謂君當備侍從不且爲國子博士矣已而無他援特徙爲黃州府敎授然府欲授故無從司訓超擢者亦異數也又未幾徙爲廣濟縣令方其訓新淦也以故通判潘九思多鄉行嘗按故事沒則祀於鄉之社而潘之子若孫第孱弱君抱牒以關說於李祠之鄉賢祠而又別有盧生者高士也君復帥諸生形候之而以

賓飲於學之宮當是時淦之人始知慕潘與盧而又兩推令與訓為名高及君之過廣濟也則又移故訓新淦者奮袂其間鬨縣行且屬審戶始入界未及抱吏部牒輒檄召縣父老於庭而三舍之令各疏戶之上中下之次以鬨時縣父老亦以新令到出受約束絕不知君所措注者為審戶也故遂各以實鬨君按三舍所疏參相覈以故甲乙若鱗次縣數負稅歲報僅什之七君以縣貧益習為欺皆然亦以故時令所為征榷者無法也於是按緩亟量月日而時入之而稅亦卒以辦君又厭故所按里為供張者歲千金而

羨並罷去之縣之俗數以族屬相婚姻君下令曰除故婚留及產男若女者免科外餘不得違令違者並坐罪以差已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時吏人無遺牘庭無留獄君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扁其舍曰臥齋蓋倣漢汲長孺之遺也當是時君之聲滿楚上諸州郡閒然君之氣多岸楚賢二千石若上海潘公允哲名御史若豐城李公拭輩知君故數並書君之治與行以聞而他岸視君者亦或陰以睚眦君楚之賢士大夫若耿中丞公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

交徧爲聲稱諸公卿間而他相與同者亦或嘖嘖焉
鄭君矣君於是亦勸宦遊即上書免官去歸來乎苕
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四壁
立時特脫故袍帶貰酒間或籍請文者之橐以投轄
爲歎耳甚矣君之家特以宦落也然而君之家雖落
其所好讀古先秦以來百氏之書不置間手錄左氏
春秋國語下逮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唐五代宋元
迄我朝之文而鋤評之凡若干卷而君之所自爲文
間亦尾焉署曰歷朝文選君又別錄武進公暨子所
爲文或稍中君旨者師友所自也於是并君所著爲

一編署曰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故題其讀書處曰玩畫齋嗚呼君之風槩若此抑可謂超曠不羣者已其事父高郵公與母仰攜人以孝稱沒而寢苫枕塊毀且骨立傾家葬之走千里請武進公文以銘其墓其他冠婚及春秋烝嘗並綿蕝古曲禮郎如諸陵忌闢君解官後猶不忘青衣角帶若入朝時高曾祖禰四親忌君亦如之嗟乎君殆古道類若此非漢獨行之遺者與君忽一日前歿十日予所故師事兩唐先生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恐一旦先君塡溝壑不及今請一言以自遺於世能無

露零草萊已乎予嘉君之爲人又聞其言不覺嗚咽衆歎不自已輒爲撮其生平而傳之者如此　贊曰師道之喪而學士之放辟濫溢者衆矣海屋君獨能佩服兩先生之教以提其躬及官博士綰縣印綬卒之經術飾吏業爍然發施上章投劾㦞然不滓詩曰旣明且哲令聞不已其近之矣雖然君傑春秋高目艾月柔衞武公年九十而不忘儆固在君衣帶間仲尼不云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善夫

興寧令陳公交墓志銘　　嚴訥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諱交字汝同今之古人也父曰知足翁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曰周曰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也章孺人一夕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十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穎秀不凡知足翁鍾愛焉既就傅卯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曰禮祀之而尤獨諭陶靖節像佩焉同學姚生私購淫書其流輩稍玩轉相手錄公奪而火之衆皆悲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

郡倅桑滄齋公聞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年十七游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一時豪儁而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既自得文采炳蔚部使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餼廪 世宗登極之初舉于鄉屢試南宮不第而吞孺人冉冉老矣公重違親志遂謁選得浙之永康縣令永康舞智難治而公一以誠待之不事鈎距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通五省冠蓋相屬驛傳供億往往告匱公一切裁抑縻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毀言告公公不為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於時

務以悅人而爲吾民病哉俗產女多溺不舉公嚴爲之禁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爲亂公挺身往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悉爲剖決多所平反有干請者公據理執法一不阿徇竟以此爲權貴人所媒孽而調知湖廣之興寧桂陽出沒爲患公單騎禦之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微服步禱於江濱諸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爲陳侯雨上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數千悉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爲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木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往例公固却不許竟務文

禁之而民得不騷邑枕巖穴民被虎患公令民編竹爲戶禦以藥弩虎遂出他境以去當路剗薦擭賁行有崇陟而公忽浩然而歸民爲遮道攀轅泣留數日始釋蓋公兩任其所自奉皆取諸其家而一不以煩民其在興寧憫其地磽瘠郎俸金亦辭不受承康庫吏饋金五十興寧巨室以金鼎彝贈之皆以資公路需公弗納也行李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謠曰須臺月縣於不若陳侯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清宦游十年田廬不益家居清約不異布素不輕入官府不妄接賓客獨處一室澹然自守門以外事

不惟不預且不省問始公筮仕時人有勸公偵乞美官者公曰將欲事君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況位以賄得則名器濫而吏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其發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爲先容者寧其志之不伸而不肯猥爲以輕失其身也嘻狷介矣公事知足翁甚孝知足翁疾公籲天願代知足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汝幼子懇告姑假汝數齡㒺之遇卒痛人也凌窘少恩而公處其間亦多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周後悔之而竟得其心公惻然痛人之艱辛也先意承志務悅毋心不但滌瀡之供而已知足翁念公少

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依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既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豐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於同室甯自救之不避險艱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於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處父母之喪哭踊踰禮歲時蒸嘗必爲流涕纂述知足翁懿行作先德錄以志不忘吾祐提

身靚重公敬之如賓燕處不昵教子以義方而亦不失其和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不冠雖扇蔭暑未嘗不衣雖倉急遽倥偬而此心不擾卒業南雍時有鄰女奔之明日爲徙其寓而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公白於當路脫其難後以女爲謝公正色而拒之閨閫之中絕無媵妾見人蓄孌倖心惡而斥不少假貸平生惟好道潛心篤學案上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家自非誕於道者無弗閱焉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主一 稿皆其所心體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祈公曰修短

有數何以禱爲曰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山正氣歌以自怡疾革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等爲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蘇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部公慨弘雅度爲名公所重號傑男子若輩做人惟無隳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啓儀視有簿子五告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他則自數微眾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是爲隆慶己巳五月五日

新化縣丞周舟傳　　實錄

吏部考功主事周舟洪武　十四年復爲新化縣丞
舟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
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
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
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躬理之
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
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
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命禮部賜賞而遣之

敎授廖公謹傳

黃佐

廖謹字愼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游以潛交名其齋永樂中學士上解縉出爲交阯叅議嘗遇謹與之上下其論若貫絲炙轂出之不窮縉不能有加也亟以名儒稱之爲謹題西樵讀書處有曰反身循理懲忿窒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稷契皐陶何書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嘗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爲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

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于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遏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嘆曰子豈能知我邪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

恩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適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
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貌不以其直而惟其
願若先生也久與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貌
闇德不見施孰知爾真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
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爲贋邪孤督先
生乃懺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嘗有言其所不
知則當闕而不宜泛談何易肖知其然夫君子進退
義爲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拙
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趑趄旁午此乃
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寧不合而

不詭隨寧不用而不以諂為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
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玄聖其任其止惟義是
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
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諂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於
聖德吝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予
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友二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
風即此是好由西而南忝為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
造智則不足而禮歷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愚若乃隨
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趦趄口而囁嚅則又與古人
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譽貿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

可攻而心難移是豈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必之劣而不願詭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諸彼大方者其將以予言爲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久之陞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執禮爲先羣從兄弟皆受學者終身莫敢與鴈行立從子恂宜德癸丑進士至通顯事禮猶執服役人以是高之所著有澹文集藏于家

荆州府學教授陳先生觀墓志銘　陳循

先生諱觀字瀾字也姓陳氏曾祖諱嵩祖諱寬父諱益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忘稍長爲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爲文才思英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即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府儒學教授面聽　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調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陞國子監助力請補外　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學教授永樂丁酉領聘爲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

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司皆爲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還調荊州府儒學爲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爲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爲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荊州歲燕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爲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

癸丑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與
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
爲人端重謹畏動有典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
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

敎諭李德傳　　黃佐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以明尚書薦至京師　上親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繼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遍覽帝王遺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士林韙其識歷職郡邑十餘年年薾暮矣乃自陳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爲湖廣漢陽敎諭當兵革初靡黌舍對進藝中生徒僅十數

輩皆野獷不可與語德盡心訓廸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穀焉自是絃誦駢人知向學矣秩滿改任廣西義寧縣學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賙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鄰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當道方薦達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于家德爲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贊笑之日子眞混元皇帝遠孫也德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于時序者以爲跨晉唐而躒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眞子著論如子書晩更潛心伊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日李長史子孚字庾信亦能詩

崇陽學諭俞公繪傳

王　澈

先生越人也名繪字本素姓俞氏號愛榴子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將有閩寇先生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叙年方二十有七狀貌甚偉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俊以其晚學頗易之先生不較益自奮不數載薦于鄉爲養就欽訓導郴有聞經歷者薛文清公高弟也名昺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先生日與講明正學提學陳公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先生雅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慨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

議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于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先生著闢道錄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于得者開化之率士人習文公家禮邑俗大變既致政家居四十年不苟出謁崇陽士人思之以正德甲戌祀于名宦丁丑浙提學劉公寀入鄉賢人以為允為舉子時赴禮部試過沛貸沛令馮公十金令實先生同郡人先生官歙時馮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務弗受先生曰貸金無務焉信我也若無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為文告其墓固與珏乃受廣西晋聘典鄉試有

以金賂取應者先生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嶺乃陳姻家也尹言之厚致贐先生曰吾非陳姻卒紿君矣固弗受其平生取予不苟類如此官雖司教聞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　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先生在欽抗疏請以巳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于家邦至本無瑕纇云

黔陽縣學訓導凌公震墓志銘　劉麟

嘉靖乙未春二月二十有七日我友練溪凌先生卒先是聞先生疾造其廬而問焉視其腹膨脝如抱甕然而聰明無改生理則已去矣反與語惟念生平道義以舟車不足不得數相過從為恨因告曰數日前曾賦詩語諸子為予一誦末二句云吾鄉本是無何有此去誰知西與東相顧一笑命子飯于宛然壯遊風度嗟乎麟始至吳興得先生一再聚即開心引喻由是麟藉以聞過今末路爾爾先生之益為多嚴溪亭陳練塘孫太白施菁陽邵康山龔皆自先生而結

知求如先生之規益則未也先生端直高雅不爲時
好所存所發務趨於道然韜晦獨深時人亦不盡知
垂老作訓黔陽黔去吳興八千里先生素多疾無何
致其仕而歸今天不憖遺全而歸之可謂與道偕行
者也獨念夫名門華胄以京兆公中丞公進退治朝
先生承之文學行誼不忝前修而所遇僅此可哀也
已初先君之喪卜葬得名山在烏城之陽先生止之
曰葬法毋近勢家吾黨宜守其戒麟遂舍去卜於僻
壤未幾麟承恩詔起於家歷官御史大夫撫畿內先
生戒予曰此官任重責備君志意少布可歸也吾從

之甫二年三上疏而歸比先生赴黔陽貽書曰吾衰
念歸妹切子贊之曰歸可也乃爲君告於中丞鐵橋
黄公黄公謀之提學仇華許公曰適有收書事可便其
行也因命之及裝首曰使事畢吾不復爲黔陽行矣
麟曰善遂具書請老噫乎若先生可謂聞善若決江
河者矣夫人論法前恍行之者鮮若先生可謂知行
並進者矣狀稱先生曰誠論平正志行潔良固而不
失其亨窮而不失其達和而不隨高而不亢聞者莫
不嘉先生之行而信康山之言嗟乎今蓋損矣郡無
直諒決疑捬惑望之何人吾哀將何時而已乎先生

諱震字時東別號綠溪其先安吉人在元有諱時中
者任秘書監少監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
侯時中子懋翁翰林院直學士逮諱四府君始遷歸
安生均德均德生贊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
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
歿知鄭尋又請均有陞平侯者自掬還薦之曰可當
大任　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人見命階司馬
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
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進之賢之子娄
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宋惲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融而橐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貨產以供既卒訃聞於
上遣官諭祭給驛歸葬林侍讀鳳陽苗衷誌其墓曰如之次子敷唐夫人出夫人廣東瓊臺宦族今戶部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敷早失怙贅于閔氏遂籍烏程敷子三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勝析百家長遊郡庠同遊之士莫之或先又能樂志甘貧事父母先意周旋甘旨之具不煩二見此尤卓犖

鄉閭居常坦坦不爲町畦闒茸之士或與先生接自能消其邪心善古文尤長於詩文涵蓄蘊藉詩清純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綠溪集若干卷先生初以鈎索富麗稱雄比中歲幡然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先生每試必冠多士及科場輒不利以廩次貢於南宮選授今官鐵橋黃公少䕫謀公重先生之學到官月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投學爲先生入院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端啓迪性命之微勸能

懲情取中庸大學諸書日與之講劘文章規格親爲
縣黨一時士類改觀俾科第得人若進士危君嶽輩
寔荷先生造就之力比歸歸遠城府杜門自養閒書
左右疊疊不倦興到則獨步林墅尋芳討勝風度悠
然清修之範近世罕儷太守石梁饒公治郡方嚴絕
俗尤精鑒別至鄉飲大賓以爲非先生不可恐不可
致乃特遣教授陳祥麟躬造敦請一時盛典觀者嘖
嘖遠嘉靖歲甲午先生苦脾胃之疾黟陽之歸巳十
年于茲明年春終於正寢距始降成化辛卯三月七
日年六十有五

黃忍江先生傳

耿定向

余束髮爲諸生從塾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衿所譏刺者尠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艮苦辛也歲時贖客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物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側僨不敢前既候之署闈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巳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揣度輕菲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技諸難將過者責償以逋然諸低徊逡巡曲聲款說多得免無訶以出則自幸矣

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都蹋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講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絕奇異之癡恂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溫而語簡與人無封畛而中鑒井井余友彭公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子有仙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日談臺臺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也先

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日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訓字義從言從川　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語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之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已也顧名思義厥任艱哉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愧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耶門戶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蓋省古人之愛身有以也其志遠矣又嘗述寇子之治畢父也其抑幾崇恬蓋感惕矜之餘云而又時

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風節
淨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時邑
庠士餘五百人賢者孚不肖者恪貧寒者依依若怙
而貴富驕蹇者亦戢戢斂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
也其時徐長鄙且悍日爭腐鼠相訴鬨而顧獨嚴先
生不忍忤一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
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宮
不足妥靈而不能謀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之乃亟
爲葺理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小類如此尋陞海寧
掌教行邑之士耕弟子不戒而追送者無慮數千車

馬塞途先生遊行留衣一襲遺代巳者寓相傳意焉
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示
諸生不爲虐矣先生陞任後幾年而余弟子樾補
弟子員弟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
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
吾鄉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爲異所闕矣吾始偕諸
士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序師儼然升座吾
儕肅而侍意初筵必有發教吾方延跂以聆乃序師
旋從中座起撤簾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
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

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余益重感思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聞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與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郡使者屬送先生志先生歸而郷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郷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出元孝之校士於泉也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郷人士相傳以爲美談云余茲承乏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秉虔也居無

何而先生之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氣聞先生諸論慄慄奮起私心謂即不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而齒牙㒒而茸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保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終